# 不仅仅是书的品牌 更是一座城的共情

## ——从上海书展里这些文字说起

第20届上海书展8月20日落幕，这几天逛书展成了城中热事。走在书展，不时会看到一些精彩的字句，令人印象深刻，引发共情共鸣。不少人用手机拍下来，把这些有趣的、令人发噱或引发思考的句子，留存在自己的手机里，晒在自己的朋友圈，这也是大家对上海书展、对这座城市一个文化品牌的共鸣与共情。

这些字句，有的自古流传至今；有的是近些年在媒体上看到过的；还有一些是出版社根据自身定位打造出的口号；更有一些是经过千挑万选，才成为出版社文创产品上那句撩动人心的字句。文字的隽永、情感的共鸣，有了这一句句妙语，“上海书展”这个品牌，走近人群、深入人心。当然，除了上海书展，成为品牌的，还有各大出版社及其推出的一部部重磅作品以及由“书”衍生而来的文创产品。上海书展，成了品牌的聚集地。

书展现场。

### “上海书展”四字品牌

一个能办“回顾展”的人家，毫无疑问已经成了品牌。一进门，向左拐，就能看到“上海书展回顾展”形成的红色走廊。往右拐，则能看到蓝色走廊推出的各大出版机构品牌介绍——这个蓝色走廊的一头有8个字，“我爱读书，我爱生活”。

在这里，我们回眸2004年6月14日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向全国发出518份邀请函，同年7月28日至8月2日举办的首届书展，吸引497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，举办文化活动170余项，到场读者约20万人次。10年后，2014年的书展共有500多家出版单位参与、700多场活动举行。20年过去，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，今年的文化活动已逾1000项，场地之多早已形成“全城书香”。

“上海书展何时能有更舒适的环境？”“如何把书展影响力从中心城区更多辐射到全市？”“实体书店能否成为永不落幕的上海书展？”2014年上海书展闭幕之际，有记者在报道中提出了这三个问题——这篇文章也是“回顾展”中的“展品”。展览文字给予回答：“2015年上海书展首次开通互联网音频读物分享平台”“开通‘上海书展云会场’”，2015年另一篇报道的大标题是“书香地图覆盖全市17个区县”……

在展览的收尾处，则是“读者来信”，均是手写体：“说起书展，我更想把它描述成一段读者与书的相互奔赴……”“你是否有在生活中感到不如意的时候？我有！请翻开书，与它对话……”“上海书展20年，陪伴了我整个青春，从求学到就业……一路走来，阅读始终是我不断前进的基石。”

### 出版机构 各有其“品”

进入书展的中心会场就能看到醒目、有力的短句。中版集团的定位十分鲜明：“现代化、大型化、国际化”。他们为参加书展的每一本书制作了KT板，包围起中版集团的摊位，一旁就是排成长龙的读者。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定位为“打造传世精品 攀登出版高峰”。聚焦出版高质量发展，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，构筑精品出版高地，大力推进主题、古籍、科技三大出版“高峰”建设。上海，是主题出版重镇之一。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万余种，其中以“世纪好书”品牌榜单为引领的新书有2000多种。上海古籍出版社虽然没有“口号”，但是编辑钮君怡介绍道：“我们出版社名旁边的印章，是赵朴初的字刻成的印章。”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”这句话以金色印刷在全红的书页边上，令人瞩目。这本售价数万元的《最美红楼梦》确实精美绝伦，堪称艺术品，引人驻足。而古籍出版社不追求形式美的平实版本，售价198元，也很畅销。

中央编译出版社，自“真理的味道”“衍生”出介绍自身书籍的分类：“艺术的味道”“文学的味道”。还有一些出版机构为凸显自身定位也颇费心思。北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的口号是，“让新思想，跃然纸上”。

各大高校出版社，本身就是品牌。有一位妈妈带着5岁的娃，一边教孩子认字一边“介绍各个大学”：“这里是复旦大学（出版社），那里是华东师范大学（出版社）……”

### 文创产品 心意动人

译文出版社编辑丁丽洁说：“书展每天的文创销量超过10万元。”同行不经意透露：“他们全年的文创指标在书展3天里就完成了，关键是他们专门有个文创部门。我们今后也要单独成立一个。”文创，俨然成为书展“标配”。爱书人不约而同地背上印有动人字句的帆布包来书展。文汇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周伯军背着的黑色帆布包也透露了心声：“买一本书吧。”他的心声在另一个摊位出售的帆布包上得到了回应：“读书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。”

敲章、集章成为读者必备。章的美，也成了比拼的方向。例如可以与《诗经玲珑本》“配套”的“三色套印”章，粉粉的色泽几乎成画。一侧还有“《诗经译注》出版40周年纪念”的文字。读者每到一个摊位必问：“有敲章吗？有集齐你们所有章的本子吗？”出版社编辑回答：“看来明年可以出售集齐所有章的手账……”

中央编译出版社创意十足，把“马克思主义行”“中国共产党能”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”做成T恤、帆布袋，突出“行”“能”“好”三个大字。在这里买文创的队伍不仅长，还不时冒出“行”“能”“好”三个字的赞叹，正能量满满，深受年轻人喜爱。一面留言墙，吸引读者细细看，中间有一张爱心形状的便利贴，上书：“上海书展，真好”！

朱光

# 我们为何爱书展？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8月16日至20日，为期五天的2024羊城书展亮相，今年书展以“公共文化会客厅”为理念，设置1个主会场、4类分会场、1个线上云会场。主会场由“阅见云山珠水”“阅见寰宇万象”“阅见传承华章”“阅见诗与远方”四大板块组成，提出构筑以书为核心的“阅读+”文化生活体验场景。

现在的书展，在如何吸引读者方面已经使出十八般武艺。今年羊城书展提到了“阅读+”，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在科技方面，主办方引入了AI、VR等科技手段，来提升阅读的美好体验。还设置珠江钢琴自动弹奏、广汽机器人古筝演奏等创意音乐场景，营造阅读与音乐相伴的生活方式。不必担心科技元素会影响书籍的核心位置，因为无论在任何场景下，只要有书的出现，书的主角身份都不会被轻易遮盖，这是长期养成的文化习惯使然，亦是书自身魅力的彰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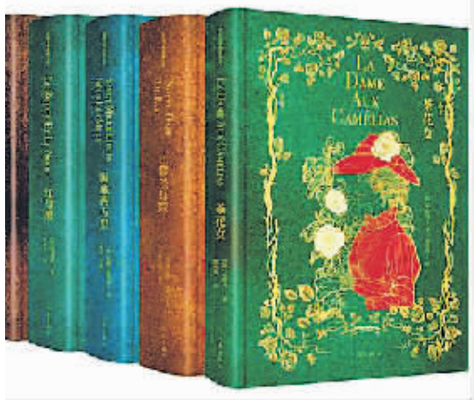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为何爱书展？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，同时带着点神秘感的问题。书与人的相遇，肯定是书展举办的意义所在，所以每当看到书展信息时，读者都会去寻找“人”的名字与踪迹。这次羊城书展请来一批文化与文学名家，他们集体亮相的招贴海报，是书展重要的吸引力。另外，书展需要人气，9000平方米的超大型“花城书房”，近70家文化机构打造“家门口”的阅读嘉年华，从这些信息看，今年羊城书展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与场所，在这种经过用心设计的空间与地点，书与人会拥有更好的相遇与交流。

我们爱书展，是奔着书而去，更是奔着人而去，书展上的书，各花入各眼；书展上的人，值得交流的是那些台上的名家，也可以是与之谈话的从业者，更可以是同样的爱书者。但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书展为每一位流连、徜徉于书展的爱书人，提供了一个社交场合，也为爱书人提供了一个体察内心、观察自我的机会——有多久没读书了？买的书为什么没看？读书的仪式感如何实现？读书在今天能帮助我们得到什么？这些问题适合在书展的热闹氛围里遐想，每一点遐想结果都很珍贵。

我们喜欢的书展，应该是多元的、立体的、充满互动的。形式新鲜、活动丰富、敢于创新的书展，会在保持活力的基础上，不断自我衍生出新的吸引力。在这次羊城书展上，可以看到诸多知名作家、社会名人、学术教授、阅读推广人、文化主播，在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进行“文化+直播”，这实际已经构成了两个层面上的书展：一个是现实中摩肩接踵、书香四溢的书展；一个是网络上知识传播、观点碰撞的书展。两个书展的线下、线上之分已经不再重要，甚至没有必要刻意区分，现实与虚拟网络的贴近、融合，已经让人可以做到忽略那条分界线，只要能得到收获，都是书展存在的重大价值所在。

把书展形容为“公共文化会客厅”，亦是令人期待的一个方向，这个“会客厅”，一方面高朋满座，公共属性得到最大彰显；另一方面，在“会客厅”中，人人都有发言权。走进“会客厅”的所有人，不妨尽情表达对书展的印象，对读书的看法，或者规划一下读书计划，这些言论无论长短，都会作为书展的一部分被镌刻、铭记，书展的文化气质亦会得到凝聚，并成为一笔巨大的城市文化财富。

## 新书 速递



# “法国文学经典文库”新书发布

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法国文学研讨沙龙暨“法国文学经典文库”新书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。据了解，“法国文学经典文库”是一套开放书系，第一批推出20种，收录作品包括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红与黑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三个火枪手》《高老头》《幻灭》等长篇小说巨作，《海底两万里》等类型文学，《昆虫记》等科普文学，《小王子》等童话，《西西弗神话》等哲学论著以及《恶之花》等诗歌名著。译者既有傅雷等法国文学翻译界泰斗，又有柳鸣九、李玉民、罗国林、郑克鲁、罗新璋等法国文学翻译界名家，也有邹凡凡等熟悉法国文学的年轻译者。该文库在收录已有经典中文译本的同时，还独家新译了《小王子》《海底两万里》等作品。

出版方负责人表示，中法文学有着深厚渊源，以文学译介为桥梁，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法国文化，推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。

蒋欣雨

## 新作 推介

### 《倾城——中国历史上的30位女性》：

# 从女神到女英雄再到女性史

众所周知，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。但汉字中“男”“女”二字的造字方式，并未采用男人或女人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，用的是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具体而言，“男”字表述为在田里下力气干活的人，在甲骨文中则形象地表述为一个在田里犁田的人；“女”字则表述为一个胸脯饱满、俯首屈膝的人。从表面上看，掌握了话语权的古代男性，正是通过文字给女性施下一道魔咒，让女人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自己。但作家高晓春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30位女性后发现，从上古时期至清代，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地位有起有伏。其见解在《倾城——中国历史上的30位女性》一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。

该书从上古时代传说中的女性说起。相传，伏羲的母亲华胥，在一个叫雷泽的地方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上伏羲；炎帝的母亲女登，一日出游晚归，被神龙缠身，感应有孕，生下炎帝；黄帝的母亲附宝，晚上独自在河边散步，一道神秘的光带从星河中冲下来撞入身体中，让她怀上了黄帝……上古之初的先民在诸多方面处于懵懂状态，认识不到男人在人类繁衍中的作用，于是神化了女人怀孕、生孩子的过程。此时的女性掌管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，决定着族群的延续和繁衍，她们在男人的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，被男人奉为“女神”。

其中，能够“补天”“造人”的女娲，无疑就是华夏先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女神。此外，中国历代诗文中的“神女”也出现在这一时期，她们是娥皇女英、巫山神女、洛神宓妃。娥皇和女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，又是舜帝的爱妃，刘向的《列女传》记载，她们曾经帮助大舜摆脱弟弟象的百般迫害后成功登上王位，事后又规劝舜以德报怨，宽容和善待那些死敌，她们的美德因此被记录在册，受到民众的广泛称颂；巫山神女的出身有两种说法，《高唐赋》里她是炎帝的第三个女儿，名叫瑶姬，《太平广记》则说她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，瑶姬尚未出嫁就夭折了，葬于巫山南坡，被称为巫山之女，生前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迹，死后却洋溢着罕见的人性光辉；洛神宓妃是上古大神伏羲的小女儿，宓妃在洛水游玩时溺水而死，但她没有像炎帝的小女儿精卫那样化为厉鸟，以衔石填海的方式展开复仇行动，而是转型为主管洛河的水神。

作者总结说，上古时代的女神们，几乎都出自名门望族，这是中国神话谱系的重要特征。

进入到母系社会，女人们负责采集果实，她们凭着与生俱来的耐心和细致灵巧的双手，时常以自己的劳动成果令男人们汗颜。男人们靠石块和棍棒与猛兽搏斗，往往被撕咬得遍体鳞伤，有时甚至被吃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生产力的发展，男人们逐渐认识到，人口的繁衍其实不单是女人的功劳，男人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此后，剩余产品出现，私有制产生，男人的先天优势逐渐显现出来：男人是战争中的主要力量，他们将俘获的俘虏变成奴隶，自己成为奴隶主。在男人取得部落或族群的领导权之后，女性崇拜渐渐演变成男性崇拜，从而进入父权时代。但在早期也出现过比男人更强大的女英雄，比如商朝中兴之君武丁最倚重的大将、也是他的妻子妇好。妇好是商王国北部部落的公主，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和见识，她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，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。这样的女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。

随着宗法制度的出现，女性的地位开始走低：周王室推行“定贵贱，明尊卑”的周礼，当时女性的实际情况是“卑而不贱”；秦汉时期女性相对比较开放，儒家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教条尚在初级阶段；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女性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被极大地压抑；魏晋时期，玄学兴起，儒家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冲击，女性的束缚相对减轻，魏晋女性突破“三从四德”礼教纲常的束缚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。这一时期催生了许多才女，如谢道韫、卫夫人等；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开放时期，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、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，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大气派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地位自然也不同于其他封建朝代的女性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，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，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，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。开放的社会风气、发达的自由市场，使得女性能自由从事商业；到宋代，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，强调男尊女卑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进一步束缚女性的礼教开始兴起，对女性的一大桎梏——缠足开始盛行起来；明清两代大肆鼓吹程朱理学，对贞节观念极端倡导，男子可以任意“休妻”“出妻”，女子却只能忍受，女子的地位落入谷底，历史悲剧一再上演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女性的地位逐渐上升，“男女平等”的理念被积极践行，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成为时尚，女性也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现代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，中国女性开始摆脱传统的束缚，融入主流社会。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中，还是在企业界、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，女性都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，女科学家、女政治家、女企业家层出不穷，“她”力量已经被看见。

本书一共叙写了30位女性，她们或是传说中的女神，或是才女、美女，或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执政者。她们都不是普通女性，关于她们的叙述，可以映照她们那个时代的足迹。几千年来女性地位的变迁，实则就是一部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史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### 《独钓》：

# 一位东北文学新星的九个凛冽故事

提及青年作家杨知寒，人们会将其与近几年来兴起的“东北文艺复兴”浪潮相关联。这无疑与其作为东北人、笔下写的是东北有关。

这位1994年出生于齐齐哈尔的作家，童年是在书籍的陪伴下度过的。她很早便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文学天赋，并以创作网络言情小说为起点，逐渐积累了写作经验和知名度。2018年，以一个被忽略的家庭成员为原型创作的短篇小说《黄桃罐头》，标志着她正式跨入纯文学领域。2023年，又凭小说集《一团坚冰》荣获2023年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。小说写的也是冰天雪地里的东北人：隐身佛寺的辍学少女、苦等搭档的落魄民间演艺者、送走老虎的驯兽师、流连网吧的女教师……书中那些人与人之间幽暗的、晦涩的、爱与恨的关系，有一点寒冷也有一点微光。评委团的颁奖词是：“杨知寒的《一团坚冰》，如刀旁落雪、寒后舔门，她以冷峻犀利的笔触将故乡冻结，然后退开一步，用舌头轻舐，温热的血肉粘于冰冷，一动则触目惊心，痛裂深切。”

杨知寒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——坚硬、冰冷、力量感，从此正式获得识别与认可。而她最新出版的小说集《独钓》，则让其美学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呈现。全书十五万字，收入《黄桃罐头》《寡清》《慢回身》等九个中短篇故事。故事中的人物大多是生活中的失意者，他们身处时代洪流之中，生活被冲得乱七八糟，笼罩在他们头上的，是严峻的时代困境。严寒中的九个凛冽故事，是一部几代人走不出的“出东北记”，也是一个致敬失意者的“失意阵线联盟”。

《独钓》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触，描绘了东北大地上的人文情怀和生活现实。无论是家庭恩怨、青春迷茫，还是社会边缘人物的生活挣扎，都深刻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苦乐交织和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初看起来似乎能感受到命运的凉意，然而读进去，又会发现作家藏在文字下的柔软和慈悲之心。生活中的创痛、挣扎和梦想，潜伏在人心深处的沟壑幽微，被作家用冷静克制又不乏细腻悲悯的笔触展现出来。

回过头来看，近些年涌起的“东北文艺复兴”浪潮，其实有“男性”和“女性”两股潮流。先说男性浪潮：从《野狼disco》到《漠河舞厅》，互联网的屡次“狂欢”将东北推向流量的高地；影视创作也十分青睐东北这片土地，前有《钢的琴》《Hello，树先生》《吉祥如意》《春潮》，后有《白日焰火》《暴雪将至》《悬崖之上》等；文学创作领域有被誉为“东北文艺复兴三杰”的双雪涛、班宇和郑执，作品风格干净、爽脆、诙谐，像从陌生的北地吹来的风，透着新鲜的气息。这些取材自东北的文学、语言表演、音乐、影视等创作，共同构建了东北文艺的“男性性格”：冰冷、闹热、幽默。

与此同时，从萧红到迟子建，再到杨知寒，东北文学中女性作家的身影和她们的创作则呈现不同面貌：记录生活中被忽视的细节，展现那些平凡人物的不平凡故事，给予他们表达自己的机会：“每个人都值得被看见。”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